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目錄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七

仲丁 元辛丑終己酉在位九年

外壬 元庚戌終己未在位十年

河亶甲 元庚申終戊辰在位九年

祖乙 元己巳終丁亥在位十九年

祖辛 元戊子終辛丑在位十四年

開甲 元壬寅終丙午在位五年

祖丁 元丁未終乙卯在位九年

南庚 元丙辰終辛酉在位六年

陽甲 元壬戌終乙丑在位四年

卷十八

盤庚 元丙寅終癸巳在位二十八年

小辛 元甲午終丙申在位三年

小乙 元丁酉終丙午在位十年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三十五

幽王下終庚午在位十一年

卷三十六

平王上元辛未

卷三十七

平王下終辛酉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元壬戌終甲申在位二十三年

卷三十八

莊王元乙酉終己亥在位十五年

釐王元庚子終甲辰在位五年

惠王元乙巳終己巳在位二十五年

元王元丙寅終壬申在位七年　貞定王元癸酉終庚子在位二十八年

卷四十三

考王元辛丑終乙卯在位十五年　威烈王元丙辰終己卯在位二十四年

卷四十四

安王元庚辰終乙巳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元丙午終壬子在位七年

卷四十五

顯王上元癸丑

卷四十六

顯王中

竹書紀年集證目錄終

凡例

一紀年乃燼簡斷札中之最爲分了者也經荀勗和嶠輩爲之編次列於中經而其書遂行於世　四庫書目題要謂今世所傳之本非汲冢原書蓋以諸書所引互有不同並有今紀年所不載者知其脫失已久非復原本之舊矣然其事實顯然與經史印合故特細爲詮釋集腋成裘以留吉光片羽之一綫云

一紀年所載自帝堯以下與尚書相表裏自帝乙以下與詩相表裏自平王以下與春秋相表裏他若高宗伐鬼

方之見于易箕勤其官而水死之見于禮往往出入聖經淵源悉著固不獨左國史漢諸書之可爲引證也

一紀年正文外有另行低一字者或以爲注或以爲正文然觀其語義似非出一手後人援引每不分析槩以紀年目之固非而徐位山統箋則以爲盡屬休文附注亦未允當如殷侯微伐有易下注郭璞山海經已引之矣此注當在沈前如虞舜五十年帝陟下注今海州海州置于魏武定時此注當在沈後今一槩標曰原注者不敢漫爲區別也

一沈約舊注僅存八條有約案二字可考一少昊金天氏下一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下一王潛出自桐下一小庚下之小字注一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下一王命周平公治東都下一離戎來賓下一雨金於咸陽下其餘無約案者不知出自何人今旣不能分別故槩以原注標之

一正文下又有小字雙行注者亦非出自一手如帝癸十五年下注成湯元年之類疑卽作紀年者自注如不知何年附此及此年未的等語疑出荀勗和嶠校書時注

其引國語史記以辨正者則出於衞恒束晳休文輩皆未可懸揣也他若依邳侯下之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伐岷山下之一作山民觀于鹽澤下之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等語則又後人校正紀年之注也

一紀年古無善本見漢魏叢書中者爲張遂辰閱本見天乙閣者爲范欽訂本見五經翼者爲蔡文範校本見古今逸史者爲吳琯校本見秘書廿一種者爲汪士漢校本是皆照坊行刊刻訛誤相承絕無補正者也

一紀年自晉荀勗束晳梁沈約校注後歷陳隋唐宋以來

惟朱子考惠成之年謂見于竹書甚明又謂此間有竹書紀年須借讀乎年方得之語惜未經朱子手訂至明惟胡應麟及楊升庵二家畧爲考正而已我　朝崇尚實學力專考據紀年始大行于世仁和孫之騄有考訂竹書四卷當塗徐文靖有竹書統箋十二卷孫引頗雜並有將原注改易者統箋則於正文及原注下逐條細注雖間有未當較之孫本遠矣又聞宜興任啟運有竹書證傳一書惜未見

一甘泉鄭廣文環著有竹書考證丙寅仲冬知予纂訂此

書欣然過予取閱並許借手纂藁本予始得盡觀大畧惜未及匝月而先生已歸道山矣其考證一書大約就徐箋而損益之而仍訛襲誤之處間亦不免緣兩先生書皆出自晚年不及細檢故也

一近時新刊本甘泉張氏宗泰有校補紀年二卷蘄州陳氏詩有紀年集注二卷涇川趙氏紹祖有校補紀年二卷京江韓氏怡有紀年辨正四卷臨海洪氏頤煊有校本竹書紀年二卷訂訛考正具見苦心其精當者悉爲采入以成巨觀

一是書紀年甲子與諸家言歷者多不同今惟取金氏前編與温公通鑑相印證者以上古之事惟前編爲詳而通鑑則史家之大成也

一是書除經史外所引諸書及名賢著述皆標明姓氏書目不敢剽竊其有出自管見者加衡案二字仿山海經任臣案懿行案淮南子逵吉案禮經釋例廷堪案之例

一正文錯簡多有前人未及考正者今一槩仍舊而詳注于下不欲使考古者有不觚之歎也其原注一二條如義鈞封于商是爲商鈞當在帝舜二十九年下后育娥

是也當在帝舜三十年下畧爲移易以便披閱

一紀年先儒徵引最多如郭景純山海經注穆天子傳注酈道元水經注唐六臣文選注小司馬史記索隱羅苹路史注金仁山綱目前編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胡元瑞筆叢顧寧人日知錄馬宛斯繹史李鐵君尚史高澹人春秋地里考畧梁玉繩史記志疑莫不援據此書以資考訂他若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及我　朝字典韻府類函諸書其引用又指不勝屈予於是書旁搜博采不敢偏執一見始以羣書訂紀年之訛

繼且以紀年證羣書之誤務使疑者釋信者傳庶冢中奇秘不沒于　稽古右文之世也

一紀年有古今名賢詳述考辨議論精當者彙爲集說列于卷首以見品藻鑒賞代不乏人非予一家私言阿其所好也然言人人殊其有各立一說以爲是者恐閱者博覽未遍爲其所惑故並列于內俾得參互考訂而知所决擇也

一紀年有他書援引而今本無者共得一百二十則彚爲補遺二卷並于各條下標明出某書某卷外附錄瑣語

數十則師春一則徽書一則雖非全豹畧見一斑

一是書草創于嘉慶甲子九月時年二十有七惇學業之不進感時序之就荒爰輯斯編寒暑不輟迄壬申冬十月而稿始定其中鄙瑣之見是否有當閱者其少諒諸

嘉慶十有八年癸酉春二月江都陳逢衡識於修梅山館

敘畧

一黃帝接萬神于明庭神指諸侯言惠定宇明堂大道錄以天神地示人鬼解之誤說見卷一

一黃帝陟後諸本有直接帝顓頊高陽氏者大非今據漢魏叢書本補入帝摯少昊氏五字於原注母曰女節之上並詳考少昊氏當爲風姓之後說見卷一

一顓頊三十年帝產伯鯀此伯鯀當是夏后氏遠祖如共工之前有共工祝融之前有祝融非生禹之崇伯鯀也說見卷二

一史稱帝嚳後摯立九年而廢此事可疑今據紀年注稱帝子摯當是帝錫唐侯命下之注則所謂立九年者葢立爲儲君非於帝陟後立爲天子也說見卷二

一帝堯五年巡狩四岳諸儒聚訟無定今以上文命羲和歷象考之則四岳當卽羲和之四子葢四岳各一人而在朝總四岳之事者別稱太岳說見卷三

一帝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鯀卽尚書殛鯀于羽山也後儒多疑殛字爲誅殺閱此可補傳注所未及說見卷三

一堯舜本不同姓故二女嬪于虞此說羅氏路史最爲正

大叉禮記三妃末之從三妃是二妃之誤並說見卷四

一帝堯立一百年與竹書所載與尚書合梁曜北據論衡氣壽篇九十八之說誤說見卷四

一西王母乃西方國名後人托爲神仙家故事誤說見卷五

一帝舜十五年命夏后有事于太室孫之騄徐文靖俱以嵩岳爲解大誤案太室即明堂中央之正室也說見卷五

一尚書與方之解諸儒聚訟各持一說今案紀年帝舜四

十九年居於鳴條五十年帝陟與孟子舜卒於鳴條合當從之說見卷六

一禹五年會塗山八年會會稽蓋兩地非一時也說見卷七

一帝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可以闢史遷秦本紀大費伯翳之謬說見卷八

一帝啟十年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即山海經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之事也自郭璞誤解山海經後儒立說俱屬夢夢今皆疏逌證明不致流爲小說家故

事說見卷八

一仲康時允征之羲和乃羿黨蘇氏以爲忠于夏斷不可從吳仁傑又以羲和爲卽斟灌斟鄩大誤說並見卷九

一帝相十五年遷于商邱乃商侯相土非帝相也統箋誤說見卷十

一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卽論語奡盪舟之事也先儒多以陸地行舟爲解大錯說見卷十

一帝少康三年復田稷公劉之興正當其時諸儒俱疑周

家世次遺脫在公劉前大謬今就紀年一一推算自夏少康至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共五百十六年而史記僅以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七世當之其爲缺畧無疑說見卷十一

一河伯馮夷後人承用多以水神當之今據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則馮夷與用皆是諸侯名非水神也說見卷十一

一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卽山海經王亥托有易有易殺王亥之事也世多不解河伯

僕牛四字輾轉滋誤今特爲分疏說見卷十二

一帝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墉會于上池世多不解今細爲剖析說見卷十二

一帝癸十四年伐岷山所得之女非妺喜也世誤以有施氏當之大錯又國語謂末喜與伊尹比而亡夏亦非桀管子湯事女華以千金則與尹比者是女華非末喜也說並見卷十三

一湯征十一請用兵十一次也具見帝癸紀有謂征十一國並用兵二十七次者大誤說見卷十四

一湯有七名世謂名爲年字之譌者非也案湯七名見金樓子說見卷十五

一商湯居亳先儒解西亳南亳北亳殊混今並考明地界說見卷十五

一紀年成湯之後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與史記合其有謂商代無此二君者非也說見卷十五

一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及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等語乃瑣語之文竄入者今不欲改更原本故不削去而詳註于下說見卷十六

一太戊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此卽漢之太史公主天官家者也全謝山謂周以前巫官非細職甚是說見卷十六

一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十五年營殷邑地在河南故盤庚云惟涉河以民遷徐文靖誤讀水經注謂北蒙訛爲此遂大錯今特細爲詳釋並將盤庚所以定遷之故一一申辨說見卷十八

一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亦係瓅語竄入之文此條當作周公季歷薨說見卷二十

一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其所以囚釋之故史本紀及金氏前編所載俱未顯暢今悉考其顛末務使冰釋不致依樣葫蘆說見卷二十一

一西伯得呂尚以爲師在帝辛三十一年葢太公釣于渭而文王聘之也世以爲太公隱于屠者誤其時年已七十說見卷二十一

一密人侵阮文王伐密所以救阮非侵阮也楊倞注荀子文王誅四以阮共當之誤矣路史國名紀又謂密與紂有謀周之意故王伐之亦非說見卷二十一

一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據此則戡黎之爲武王彰彰矣仁山金氏及應麟胡氏之說最詳說見卷二十二

一周師伐殷之年案周書惟十有三年春而書序云十一年今據紀年是武王十二年與呂氏春秋之說同然其實皆一也說見卷二十三

一帝辛之死係自焚於火有言武王斬以黃鉞者妄也又武成言血流標杵此是實錄傳及正義俱不可從說並見卷二十三

一武王十三年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案孟子云滅國

者五十大半在此時今徧檢逸周書路史其得所滅者若干國說見卷二十四

一文王世子謂武王九十三而終紀年云王陟年五十四俱非案武王之陟當得年六十六說見卷二十四

一成王元年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所謂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是也後人泥於周公踐阼之說得此可以豁然說見卷二十五

一周公居東東征先儒聚訟分兩大門戶久矣今案紀年前後首尾不過三年有餘是居東與東征實一舉也特

事有次第耳至所謂出居于東者據明吳騏讀書管見之說終當屬曾爲是說見卷二十五

一成王三年殺武庚武庚是孝子若管蔡乃周之罪人也郭正域以爲殷之忠臣大非說見卷二十五

一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卽竹書成王三年四年五年事也說見卷二十六

一洛邑王城在瀍水西成周東都在瀍水東是兩地說見卷二十六

一岐陽石鼓世謂周宣王及宇文氏者俱非葢成王十八年

大蒐于岐陽時物也說見卷二十六

一齊魯封地自武王時已建國復又以蒲姑商奄益封非至成王八年始立國也說見卷二十六

一康王三年定樂歌如笙奏九夏之類也後人求其詩而不得遂謂笙詩俱亡九夏亡其六當由考古不精故生斯說今并詳考以爲讀經之助說見卷二十八

一齊太公薨於康王六年當得一百三十九與六韜言一百三十六合古九與六多混說見卷二十八

一九江之解不一今據紀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

江廬山則宋人洞庭九江之說斷不可從說見卷二十

八

一昭王十四年恒星不見乃伐楚喪師之兆是諸侯强橫

之應也佛家假爲釋迦誕生之瑞妄說見卷二十八

一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至崑崙邱見西王母其地即今歐

邏巴之地語詳檀默齋穆巡里數總考說見卷二十九

一穆王三十七年架黿鼉以爲梁葢浮橋而渡造舟如黿

鼉之式故曰架後人傳寫訛爲叱黿鼉遂流爲神仙家

故事不可從說見卷三十

一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與史記大異說見卷三十一

一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與左傳合與周本紀亦合其三十八年之伐條戎奔戎則當在宣王二十六也說見卷三十三

一國語謂杜伯射宣王於鄗此與墨子引周春秋同誤今據紀年云王陟則斷無此妖異可知說見卷三十三

一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乃讀史一大關鍵處日知錄論最平允說見卷三十五

一平王東遷史記諸世家俱載然當從年表爲是說見卷
三十六
一紀年於晉魏改元之年例書甲子旁列于下若桓王三
年之正書甲子與安王十年之己丑愼靚王三年之癸
卯俱係今本傳刻之訛予因考證通部紀年之例而備
論之說見卷三十七
一莊王六年五月葬桓王緩也若公穀改葬之說不可信
說見卷三十八
一釐王元年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與春秋經

二年成宋亂不同盖平是和解之辭而成則往而質之謂也說見卷三十八

一子頹之亂奔温是子頹統箋從周本紀之說謂惠王奔温誤又以鄭人入王府取玉即温人大誤說並見卷二十八

一晉文公卒年七十統箋謂卒年四十四大誤說見卷二十九

一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此等書法益信爲晉史無疑矣胡應麟解此最當說見

卷四十

一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曹風下泉之詩當作於此時所謂傷天下之無霸也何氏楷注此頗詳說見卷四十

一

一紀年于水道最爲詳細予爲總論前後治水大畧說見

卷四十二

一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於楚邱水經注例引此當作晉幽公三年予因遍閱通部水經並將所引紀年一百零八條詳列于此說見卷四十三

一威烈王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史記世家所載多自相矛盾今并詳考于下說見卷四十三

一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據鄭世家爲君乙之二十一年當周烈王之元年今本誤爲安王二十一而索隱又引以爲武侯二十一俱誤說見卷四十四

一韓趙遷晉桓公于屯留當從紀年在烈王六年其時爲趙成侯世家謂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屯留誤說見卷四十四

一惠成王徙都于大梁當從史記魏世家在惠王三十一年爲是今本係于顯王四年當惠王之六年誤孫奭孟子疏及魏世家集解引作惠成王九年亦誤葢此條當在顯王二十九年方合說見卷四十五

一顯王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燕成侯當作文侯有云邯鄲成侯是代成君者大誤說見卷四十五

一顯王十五年宋衛齊圍魏襄陵六國年表在顯王十七此葢爲魏趙二國搆兵而起紀年所載較史記爲實史記魏世家趙世家及六國表只言桂陵一戰而不知陵

襄陵被圍外齊與諸侯再勝魏于桂陵而後魏與趙和也說見卷四十六

一秦伐韓鬬與惠成王使趙口破之此條本係邯鄲之師敗我于桂林下雙行小注今姑從孫本徐本改作大字而詳注于下其實非紀年文也說見卷四十六

一顯王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當在烈王七年而二十六年馬陵之戰蓋因魏伐韓齊因起兵救之與趙無涉史記魏世家田完世家孫臏傳俱誤說見卷四十六

一顯王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此與

孟子梁惠王一篇最爲關合故司馬溫公從之說見卷
四十七
一索隱引紀年最爲低謬其於韓世家注引威侯之事尤
錯說見卷四十七
一列國稱王次第楚最先趙最後而秦魏齊韓燕大率稱
王于顯王之世說見卷四十七
一隱王四年魏敗趙將韓舉與威烈王十六年齊獲邯鄲
韓舉是一時事卽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
戰死于桑邱是也說見卷四十八

以上計共七十七條俱悉心考覈務歸至當非好爲辯論也第前古疑義浩繁其中隨事駁正不能徧舉兹特擇其尤者冠諸篇首以冀就正大雅得知此書之梗槩也其補遺二卷鄙論尤多狂瞽之言具載衡案兹不復贅

集說

杜預左傳後序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予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

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邱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

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於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畧

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衞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卽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

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靡有益于左氏故畧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衛案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而杜預此序又言太康元年此在困學紀聞注已疑之矣閻百

詩曰案王氏云當考余因考同一束晳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已互異如此當以當日目擊之言爲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爲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盡發于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秘府余晚獲見之余案閻氏之說知預見此書于出冢二年之後其時已非全壁故既云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又云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則其

蓄疑莫斷雖以預之博學多聞亦僅能畧述原委而已顧有可議者則以伊尹放太甲于桐及太甲殺伊尹等語謂皆出紀年爲失考也案預之言已明知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則是在咸寧五年初出之時瑣語紀年二書已互相出入蓋當時以其言之相似者輒附入之預不能辨反謂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是亦過矣余閱御覽八十三引瑣語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則是殺尹一事出瑣語不出紀年願與天下有識者共諒之

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葢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當作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

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

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旣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衡案晳校竹書在秘書丞衛恒之後當與預得見此書前後不遠若發冢書出之時據晉武帝紀當在咸寧五年此云太康二年誤而且所發者是魏襄王墓非安釐王墓也蓋襄王以此殉葬故書至惠王子今王而終若係安釐冢中之物魏之史氏何以不記至安釐並昭王亦不錄耶傳言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

十年者亦誤也又云經傳大異數條皆與今本紀年合惟夏年多殷今本仍殷年多夏不知此傳何所據而云也若啟干益位及太甲文丁之事係出瑣語劉知幾楊升庵胡元瑞皆言之似可信乃今人非第不知竹書有瑣語有紀年且並以竄入之瑣語當紀年甚可怪也予讀此傳至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蓋爲惋惜者久之此殆如卞玉隋珠不可多得而世反翕然攻之奈何

晉書王接傳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

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
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
滔謂摯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摯遂詳
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

衞案晉書衞恒傳太康元年汲縣人得策書數十餘
萬言恒是瓘子善篆隸古文當與荀勖同受詔命故
荀勖傳亦云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
以爲中經列在祕書俱在束晳校正之前惜晳所著
釋難不傳而王庭堅之難與王接之論世亦並無其

書究不知所謂詳其得失者何若也又晉書儒林傳
續咸有汲冢古文釋十卷行于世今亦不傳
荀勗穆傳敘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
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
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
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
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
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
凡五百七十九年

衡案徐文靖曰令王當作今王時作書者梁襄王時人書終於襄王未卒之時故曰今王庾開府滕王逌序魯壁魏墳倪注云郭璞穆天子傳曰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令王之冢仍以今譌爲令又所引穆傳序文皆荀勗語倪以爲郭氏亦誤

劉子元史通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

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

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

又曰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紀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徐文靖曰案紀年文丁紂祖父也囚季歷于塞庫季歷困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文丁史記作太丁

竹書未出世不知有文丁事故誤以文丁爲文王也知幾知紀年出于晉代而猶不知文王爲文丁殆得之傳聞其實未見竹書也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尋汲冢瑣語卽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

衡案史通一書上論三代多不可據然觀此二條所云則今本紀年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丁殺季歷皆出汲冢瑣語當時又謂之夏殷春秋也知幾僅以

爲記太丁時事誤矣夫使僅記太丁時事則可謂之殷春秋不可謂之夏殷春秋惟上及后啟太甲之事故統言夏殷也若文丁之爲文王當是傳刻之訛觀其與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連敘而下則非文丁殺季歷而誰文靖以此難知幾謂實未見竹書則持論之過也紀年在當時與晉乘楚檮杌統謂之春秋而汲冢瑣語又謂之夏殷春秋其敘及晉獻公至晉平公者則又謂之晉春秋其實即瑣語也故朱熊窺屏一事知幾謂是晉春秋而御覽引此作瑣語可據也

知幾又謂紀年所記皆與魯春秋同故以隕石于宋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附入之當不盡然益誤於杜氏諸所記多與左傳扶同之語然杜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非謂其紀事語句直與春秋同也劉似誤會余於各條悉載補遺而詳辨之

隋書經籍志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惟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

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衡案隋經籍志所云蓋依杜預左傳後序而言也故亦以今王爲哀王不知預所謂哀王二十是周赧王

之十六葢以史記年表推校紀年非謂卽紀年也故
下文又言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疑史記
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之年也隋志不察直云哀
王謂今王誤矣又云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國
別唯特紀晉國是隋以來所傳本與預所見同也特
預不言篇目卷次而隋志紀年十二卷下注云汲冢
書并竹書同異一卷當與束晳傳所言紀年十二篇
異㠯一篇卽一卷之數而晳傳所云十三卽十二之
誤耶抑亦紀年止十二卷王隱晉書束晳傳正作十二卷又合竹書

同異爲十三卷耶然竹書同異之名疑出荀和輩爲之當非竹書也而唐志又云紀年十四卷新舊書並同今不知其分卷何若矣宋藝文志則僅云竹書三卷荀朂和嶠編疑紀年自爲二卷又合隋志所謂竹書同異一卷爲三卷也然今世所傳之本只有二卷

黃伯思東觀餘論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别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

與預說全異預云全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

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

衡案杜預所見師春是汲冢原本乃荀勗和嶠衛恒束晳校正之本至黃伯思所見之師春則已雜亂混淆非復昔日之舊矣宜其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也獨是紀年當另爲一書何得與師春錯雜當是伯思考之不精耳又以預云紀年起自夏殷周而此自唐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以是三者謂與紀年異不知此所見

本卽紀年安得云與紀年異而且所辨後序之說殊不盡然案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則固非起自夏殷周亦非自唐以降也其誤與預等至預所謂無諸國別者指三代至幽厲前而言言統于一尊故無諸國別非謂不記諸國之事也且晉以殤叔紀元附列于宣王四十四年之下故云起殤叔非謂世次自殤叔起也若唐叔封國在成王十年今本紀年具在詎可以此而難彼乎

楊升菴外集薛瓚漢注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

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
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案此
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
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衡案瓚所引三條今紀年皆有升菴誤以逸周書當
之故云汲冢書不載也升菴博而不精即此可見
胡應麟三墳補逸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
汲冢而傳於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
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傳合乎山海

經匪其事之合巳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而粹者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元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于太子晉紀年迄于愼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時及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詠蓋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邱明司馬吾以爲駁者猶未若彼之眾而其粹者可與晏聖賢之心跡嚴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

又曰據束晳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畧具𦤶於此然晳

傳所稱益干啟啟殺益事汲冢絶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啟益晉史之訛瞭然可知弟謂竹書起自夏商迺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杜之誤也史記梁襄王卒下注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爲明徵又郭璞山海經注云顓頊生伯鯀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脗合則預之言尚猶有未實者況晉書出唐人手哉

又曰汲冢三書注皆極潤畧紀年沈約周書孔晁穆天子郭璞並不足覽觀沈注紀年春秋史記不能引孔注周書

亦然郭注差詳然景純之釋山海經元論博議錯出其間穆天子傳亡一也三子皆六朝名勝胡以踈漏若斯余嘗欲爲之會萃箋解并裒其語之逸於本書而存於他籍者及璅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爲一編以貽同好此稍論其槩云以上通論三書

又曰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即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陵事而終于惠成王之薨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疑

夫古書磨滅百不一存況戰國先秦詎容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識史末俟博雅君子定焉

又曰竹書於王之崩也書陟於君之弒也書賊於師之敗也書逋其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入于某地曰至自某地之類皆儼然春秋無異足徵魯史同時爲孟氏所稱晉乘無疑也獨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舛謬杜預春秋後序疑伏生尚書忽忘可謂執末議本沈約以後人攙入則亦未然余謂竹書出於周末義政在此當時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所弗至使後人贋作必穿鑿傅合務訓

古經不若是柄鑿矣

衡案元瑞于竹書之學最深觀其自言嘗欲爲之會萃箋解並裒其語之逸于本書而存于他籍者及璞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爲一編其志可謂勤矣故其論紀年最爲平允然以爲迄于愼靚王及惠成王之薨則非案紀年愼靚王六年後有隱王隱王即史記之赧王惠成王後有今王今王即襄王元瑞豈未閲耶又謂此書注出沈約與孔晁周書注郭璞穆天子注並論則大不然案約傳並不云注此

書隋經籍志亦不云此書有沈約注也或當日曾經校閱考訂世遂以此爲沈約附注矣今觀書中有約案二字者當是其所論定餘則非

顧炎武日知錄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葢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于太原以黷武之兵而爲從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率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内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

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
于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
率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
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蓋宣王之世其
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
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皆適會其時也
又曰據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
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
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

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乂嘗爲卿于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

衡案亭林先生學問淹通立言純雅所著日知錄一書多引竹書紀年而其與孟子互相證明可以折閻百詩不信竹書之說

方以智通雅汲冢楚冢今不能分故有璅語亂竹書之疑也書史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魏襄王墓或言安釐

王竹書數十車漆書科斗武帝以付束晳隨疑分釋皆有
義證又廣川書跋太公廟碑今在衞州共縣晉太康十年
立碑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
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
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襪以立于令狐之津許氏說文無
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衞宏字說與郭昭卿字
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
是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
與此碑太康二年異知史誤也胡元瑞據武帝咸寧五年

議升菴太康安釐之誤直未見廣川書跋與書史耶若淮海題跋言太康元年盜發魏襄冢則少游誤記也不準姓音彪陳鉅昌原治篇引作卞準非少游又言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得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王僧虔謂是科斗書紀周官所闕文則皆倉頡遺法也法書苑則言楚昭王墓在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冢得古竹簡沈約得數篇示劉繪曰周禮逸文也智案南齊之雍州卽襄陽此二條正是一事

衡案璅語卽竹書之一方氏謂有璅語亂竹書之疑

當是瑣語亂汲紀年也瑣語亦出汲冢與楚冢無涉

楚冢所得竹書是周禮考工記見南史王僧虔傳非

瑣語也其所引周志文王夢天帝一條正是瑣語困

學紀聞引金石錄亦說太公望碑事是汲縣出與今

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薨合

閻若璩四書釋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

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

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

繫于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紀二十

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獨愚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于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

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必如通鑑五十二年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耶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蓋孟子不特不久於梁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卽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

可信耶又案六國表魏世家皆云子𪗋生子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巳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巳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巳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衡案徐文靖曰案竹書考王元年辛丑魏文侯立考王十五年𤯌子威烈王嗣二十四年𤯌子安王嗣安王十五年甲午魏文侯卒是文侯在位五十四年史

記六國表及魏世家皆云子嵤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較竹書則文侯在位少十六年也且文侯元年辛丑則二十五年乙丑不得爲辛巳也安王十六年乙未魏武侯元年烈王五年庚戌武侯卒在位十四年無二十六年明年辛亥梁惠王立至周顯王三十四年爲梁惠王三十六年梁復改元稱一年又十六年爲愼靚王之二年梁惠王薨共在位五十一年計生時值祖文侯二十五年則在位時四十三歲矣又加五十一年共九十四歲安得

一百有四歲乎若依史記魏世家惠王之後有哀王竹書今王即哀王何孟子見梁惠王之後即云見梁襄王無所謂哀王乎晉和嶠謂竹書今王者梁惠王子是也時紀年終襄王二十年襄王猶未薨無謚可紀故曰今王後世臣下稱上曰今上亦猶是也此竹書所可信者與孟子合於世本亦合亦可見孟子至梁當在惠王改元之十四五年其在梁無幾見襄王之後即去之齊司馬溫公作通鑑乃宗是說有以也至以梁惠王九年徙都大梁爲不可信謂是時地不

割秦不逼何遽徙都以避之今據竹書周顯王四年爲梁惠王之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漢志陳留浚儀故大梁魏絳自魏徙安邑至惠王自安邑徙大梁臣瓚漢書注曰浚儀有逢陂忌澤此豈盡不可信者耶至誤六年爲九年則但依孫奭孟子疏語而未見竹書故也以上徐氏之駁如此余則更有以折閻氏者閻謂紀年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是時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徙不知此乃紀年之錯簡蓋是顯王二十九年之事

孟子疏引訊作惠王九年而今本在顯王四年當惠

成王六年與羅苹路史注引合然皆非也夫以一徙

都事之錯簡至謂其生卒年月盡不足信則將以金

縢一冊廢尚書以奔者不禁一語廢周禮並以夏五

郭公甲戌己丑之闕文廢春秋耶且閻氏之論說亦

多矣今將指其一說之過當而謂閻氏盡無學識百

詩其受乎知不然矣而且以孟子至梁之年謂在惠

王三十五年則全部孟子皆不可通試問喪地于秦

南辱于楚是何時乎而能以襄王之事出自惠王之

口乎司馬溫公爲宋一代大儒至今學者猶尊信之
閻氏即不信竹書獨不信司馬溫公乎何閻氏旣執
拗于前而謝山全氏復踵其後也此皆欲以一事一
言而廢全書者也蕭山曹之升四書摭餘說據紀年
闢閻氏四書釋地之說最精當又姜兆翀孟子篇敘
惠王三十五年如史記則惠以三十六年卒立襄王
立十六年卒立哀王如竹書則惠以三十六年改元
稱王從一年至十六年卒乃立今王即襄王也通鑑
綱目俱從竹書朱子亦以爲惠成之年見於竹書甚

明也孟子稱梁惠爲王則見在改元稱王後可知若以爲在三十五年則其時梁尚未王孟子必不稱之爲王也據此則讀孟子者不可不先讀竹書若梁惠尚未稱王而孟子以王尊之孟子曾不儀秦若矣閻氏不信竹書則於孟子見梁惠王章已不可解況欲

考孟子生卒年月耶

馮景解舂集或議余信竹書太篤雖然余聞之閻先生曰史記誕處不可信然其可信者又確不可易余於竹書亦云

衡案馮山公古文之學深于考據其論殷世次以及盤庚遷殷之事多取閻儒何楷之說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竹書紀年云是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所得見晉書束晢傳今觀其書起自黃帝軒轅氏於五帝三王紀事皆有年月日并年崩年歷歷言之可謂妄矣必是束晢偽譔也司馬子長見黃帝以來牒記又見世本而不敢著其年安得此書若是之歷歷明審又晉書云凡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今起黃帝則今本恐并非原本必又遭後世妄人增益又有沈約注

約傳並不言有此注亦出流俗附會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乃言紀年是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于長不及見又可謂愚矣北史第四十三卷張彝傳彝在北魏宣武帝時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于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此等妄談正竹書紀年之類其穿鑿附會不但不足信亦不足辨也大約妄人何代蔑有全賴有識者屏黜之有疑則闕方爲善讀書

衡案竹書是荀勗和嶠奉詔撰次列于中經又衞恒校正未迄而遭難然後束皙續而成之當時如王接

王庭堅潘滔摯虞謝衡俱見此書又續咸有古文釋十卷杜預春秋後序亦曾及此今獨以爲是束晳僞撰何所見而云然乎至所云非竹書原本尚有可通葢簡策混淆不無顚倒汩沒後人修而正之安得盡如原本之舊若以今本起自黃帝與晉書所言紀夏以來至周幽王不合豈未知和嶠有起自黃帝迄于今王之語乎乃又以此書之注爲出流俗附會亦未盡然說已見凡例茲不復贅至謂此書不但不足信亦不足辨與張晏所上之歷帝圖並論抑亦過矣

錢大昕養新錄晉書束晳傳稱竹書之異云益干天位啟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爲后啟所誅見疑古雜說等篇今本竹書云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與束晳劉知幾所引全別然則今之竹書乃宋以後人僞託非晉時所得之本也

又曰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之文其於春秋時皆紀晉君之年三家分晉以後則紀魏君之年未有用周王年者蓋古者列國各有史官紀年之體各用其國之年孔子修春秋亦用其法今俗本紀年改用周王之年分注晉魏於下此

例起於紫陽綱目唐以前無此式也況在秦漢以上乎紀年出於魏晉固未可深信要必不如俗本之妄惟明代人空疏無學而好講書法乃有此等迂謬之識故愚以爲是書必明人所葺宋鼂氏陳氏馬氏書目皆無此書知非宋人僞撰也

又曰此書蓋采摭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如顯王十六年秦伐韓關與惠成王使趙□破之注云不知是何年又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敗蘇胡于酸水注云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注所引無年又三十五年楚得吾帥師伐鄭圍綸氏注云

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注引此條無年月）赧王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注云此年未的（此漢書臣瓚注所引無年）如係古本如此則紀年歷歷何云未的又云不知何年耶

又曰裴駰史記集解於夏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於殷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此二條今本紀年俱在附注中相傳附注出於梁沈約而梁書南史約傳俱不言曾注紀年隋經籍唐藝文志載紀年亦不言沈約有附注則流傳之說不足據也裴氏生於休文之前

其注史記已引此文則此語不出於休文明矣裴氏不云紀年有注則此兩條者實紀年正文未嘗別有注也附注多宋宋書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偽者之用心如此

又曰晉書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今本脫晉字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據此則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于黃帝亦後人偽託之一證也

又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

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紀年乃宋以後人所撰故不取囚堯偃朱之說

衡案益干啟位及囚堯偃朱之說俱出瑣語不出紀年此當分辨朱子云聞此間有竹書紀年須借讀半年方得又云惠襄哀之年見於紀年甚的是朱子曾見紀年焉知綱目非仿此爲例乎錢氏據此謂明代空疏無學好講書法乃有此等迂謬之識夫好講書法即迂謬乎則是春秋不必修而綱目亦不必作也

乃又以紀年爲宋撫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則更不然夫前明去今未遠如水經注文選注史記正義索隱漢書注路史注以及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彰彰具在今以所引較之今本紀年不過十分之二三耳其他十之六七則又鈔自何書撮自何注抑豈即作僞者之杜撰耶恐不足以折服若不知是何年及此年未的之雙行小注當是荀勗和嶠校正之語蓋以此書出冢是爛簡斷札故也其附注之語除約案外皆非休文語故用約案識之若果

俱是沈注又何用特書約案以別之耶乃又以今本始于黃帝與束晳傳不合遂謂僞托之一證此與王鳳喈所說同誤然一以爲是束晳僞撰一以爲是明人所葺則又百詩閻氏謝山全氏之衣鉢相承也已

梁玉繩史記志疑紀年出于汲冢雖不免乖亂爲後人所羼其眞確之處頗足取徵杜元凱嘗言有益于左傳自當分別觀之安得概斥爲僞謬耶閻氏疏證卷四云汲冢紀年不傳今傳者贋本恐不盡然

衡案梁氏史記志疑一書多取紀年參較其中考訂

得失頗爲眞確蓋讀史記者不可不熟復紀年亦注

紀年者不可不寢食史記也誠能合二書而貫穿之

以考其年代世次則孟子所謂知人論世者其在斯

乎故予於此書徵事頗詳而上下千古實於考年爲

第一義焉

竹書紀年集證集說終